

俄胜利日将举行空中阅兵

■刘磊娜



米-24直升机编队参加胜利日空中阅兵彩排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俄罗斯近期推迟或取消多项军事外交聚集性活动，包括原定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4月28日，俄国防部和外交部对外宣布，将在多个城市举行空中阅兵，以纪念胜利日这一俄罗斯人心中重大的节日。俄媒体认为，此举既符合国民的期待，又可安全、灵活地展示发展成就和军事实力，有助于提升凝聚力，确保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各项活动有序推进。

展示作战指挥体系

按计划，此次空中阅兵将于莫斯科时间5月9日10时开始，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担任总指挥。受阅单位包括四大军区所属空防集团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所属航空兵部队，预计将出动数百架各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参阅。

与往年红场阅兵空中环节由空军总司令或一名副司令现场指挥不同，此次空中阅兵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将坐阵国家防务指挥中心统一指挥调度。依托各战略方向兵力实施检阅的模式，也有别以往以空军战机为主的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胜利日空中阅兵颇有“沙场点兵”的感觉。从国家最高指挥部到各战略方向指挥机构，再到各部队的指挥方式，表明经过多年磨合，俄军平时和战时指挥链条的信息传递已成熟顺畅。俄国防部选择此种指挥模式，可展示作战指挥体系效能，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增添亮点。

多地同步扩大影响力

根据俄军公布的方案，其将以军区为单元，在军区所属辖区主要城市同步举行空中阅兵。俄方认为，此举将提升

军区部队在属地的影响力，且因熟悉当地空况，可在10余天内快速完成阅兵流程设计、演练和彩排等。

东部军区4月28日至5月1日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两地完成彩排，苏-35和米格-31战斗机、图-142反潜机等30余架飞机受阅，军区空防集团军各雷达团负责空情保障。俄媒体称，彩排和即将到来的阅兵更像一场实兵演练——精锐尽出、地空协同，为胜利日营造战地氛围。

西部方向将成为空中阅兵集中展示区。仅西部军区就出动100余架各型飞机，包括苏-35、苏-30SM、米格-31、苏-34战斗机及大量运输机和直升机，将由各机场分散起飞，在同一空域集结后，从圣彼得堡、库尔斯克、沃罗涅日等12个城市上空飞过，“接受人们的欢呼”。此外，北方舰队拟出动17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其中，苏-33和米格-29K舰载机将以“明星机”身份，带领图-142反潜机、伊尔-38巡逻机及米格-31战斗机，

从摩尔曼斯克上空200米高度自西向东飞过，并进行变换编队阵型和单机技巧展示。

南部军区空中阅兵规模最大，将累计出动126架固定翼飞机和84架直升机，从伏尔加格勒、顿河畔罗斯托夫等12个辖区城市上空飞过，其间将在部分“英雄城市”上空盘旋，并展示空中飞行技巧。值得一提的是，俄驻亚美尼亚埃里温空军基地也将同步组织空中阅兵。此举意在通过小规模却有声势的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卫国战争历史意义的回顾。

展现强化军备决心

俄专家指出，从因应疫情蔓延取消胜利日红场阅兵，到迅速宣布组织空中阅兵，俄军将借此次军事外交活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4月27日，绍伊古在记者会上表示，“俄军战备行动不会因疫情而调整”。4月28日，俄国

防部同时公布图-22远程轰炸机和图-160战略轰炸机分别飞赴挪威海和波罗的海的消息，并表示这是俄轰炸机年内首次飞抵上述地区战略巡航，“是计划内的军事行动”。此次俄军安排空中力量以多区联动形式接受检阅，既能灵活展现军事“硬实力”，又能以相对安全方式表明俄军高层强化军备的决心。

胜利日庆祝活动历来是俄凝聚独联体国家向心力、拉近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外交平台。疫情期间，俄积极向欧洲提供援助，赢得意大利等国的信任和感谢。届时，欧洲各国如何回应俄方庆祝活动，也成为一关注焦点。

从军事层面看，俄军能在各战略方向迅速完成阅兵计划和方案拟定，体现出良好的战备状态。此外，俄总统普京如何检阅、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如何依托国家防务指挥中心调度跨区域阅兵活动，也成为此次空中阅兵的重要看点。

美畅想摆脱“航母依赖症”

■杨 淳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报5月刊文，分析美海军“航母依赖症”的症结，畅想摆脱“航母依赖症”的可能方式。此文既有“深思”，也不乏“脑洞”，引发多方关注。

受多方利益影响

在这篇名为《10万吨级的惯性》的文章中，美海军少校杰夫·范德内格尔从4个方面分析美海军“航母依赖症”背后的动因与利益纠葛。

首先是军种利益博弈。在美海军各兵种中，海军航空兵是坚定的“航母派”，因为如果航母规模缩减，海军作战飞机数量势必大幅“缩水”，海军航空兵军官的晋升之路将更狭窄。此外，从军

种博弈角度看，美海军也希望借助航母这一“撒手锏”在与空军的预算之争中占据上风。

其次是国防工业“维权”。美国防工业界强调，随意削减航母这种“国之重器”的生产规模，将对相关产业链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防工业界专门成立由2000余家公司代表组成的“航母工业基地联盟”，负责航母建造的“维权”工作。美国近年来卸任的5位海军作战部长中，有4位是该联盟成员。在国防工业利益集团的鼓动下，美军128名高级退役军官曾联名致信国会，反对美国政府削减6架F-35战斗机的计划。未来，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航母建造工作作出重大调整，势必面临“航母工业基地联盟”更

大规模、更有力的反击。

再次是政府内部掣肘。美航母生产和维修保养所涉及的公司，分布在美国46个州和293个国会选区。上述公司对美国会所有参议员和2/3众议员的选情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美国会内部支持航母建造的势力十分强大，多次否决美海军因经费不足提前退役“林肯”号和“华盛顿”号等航母的计划。

最后是惯性驱使。前美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威廉·西姆斯曾指出，美军存在不愿接受新思想的危险倾向，即便潜在对手大力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美海军官兵仍普遍认为航母无往不胜、所向披靡，不愿寻求发展新的作战平台。



美海军“福特号”航母

摆脱依赖仍需时日

文章指出，作为重要的作战平台和军事实力的象征，美军航母自二战以来在历次冲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想摆脱“航母依赖症”，或可从以下4种方式入手。

自上而下改革。美海军或将遵循“美国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上将推动海军核部队发展，以及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上将推动海军航空兵部队发展的先例，由领导层强势推动海军航母部队转型。具体举措可能包括对航母人员招募、训练、武器装备、战术、维修保养、物资补给等进行调整。范德内格尔指出，美海军高层或将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噱头，推动相关改革。

自下而上推动。在美海军历史上，诸多低阶军官通过发表理论文章、实战推广运用等方式，推动海军规模结构和战术战法的变革。目前，无论从技术、经费还是实战角度看，美海军都需要发展一支更“实用”的舰队力量。在“有识之士”推动下，美海军未来可能逐步改变以航母为中心的舰队力量格局，转而发展更为实用高效的武器平台。

内部力量促成。文章认为，大幅削减预算是摆脱“航母依赖症”的有效手段。目前，每艘福特级航母的造价约120亿美元。如果大幅减少新建航母数量，美海军将不得不调整军力发展重点。外部力量助推。这种情况的概率最低，主要实现形式是美国与主要作战对手爆发激烈海战。历史上，木质战船在南北战争中折戟沉沙，开创美海军铁甲战船的时代；日军二战期间在珍珠港用战机重创美海军舰船，为美海军航母时代拉开序幕。未来，如果航母在海战中惨败，将为美海军的航母时代画上句号。

据美“情报与侦察”网站5月4日报道，五角大楼已正式公布人工智能五大伦理原则，即负责、公平、可追踪、可靠和可控。无论作战还是非作战人工智能系统，均须遵守上述原则，否则美国国防部将不予部署。

“负责”，指开发者和使用者须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部署、使用和造成的结果负责。根据官方指导文件，在开发阶段，开发者需为人工智能系统确定合理的活动界限。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必须确定其剧烈运动的上下界限，以免在使用时导致事故发生。在部署阶段，使用者应为人工智能系统建立清晰的指挥链条，并明确操作者、指挥者的身份，避免发生混乱。

“公平”，指五角大楼应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偏差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影响。众所周知，机器学习的过程就是对人工输入数据的分析过程。如果输入者心存偏差，所输入数据必然不全面，人工智能系统就失去了公平的学习环境。比如，人脸识别系统要提高识别率，需要对大量面部影像进行对比和判断，如果被输入的面部影像只局限于某一性别或某一种族，势必导致人脸识别系统的准确率下降。

“可追踪”，指人工智能系统在其使用周期内的透明性，即从开发、部署到使用的各个环节都要留下准确的记录，比如研发手段、数据源、设计程序、使用档案等。技术专家或用户可对此进行研究。一旦发生故障，他们可从研发数据库或文档查找源头，及时、快速予以排除，避免人工智能系统失控。

“可靠”，五角大楼给出的定义是“安全、稳定和有效”。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建立在“可追踪性”基础上，即当系统出现不稳定现象或效率下降时，技术人员应对系统数据库和传感器记录进行回溯追踪，找出与正常状态的不同之处并进行处理。比如，当自动驾驶系统出现不安全或不稳定苗头时，技术人员须第一时间调阅开发者为其规定的活动界限并与实际界限对比，对变化因素进行及时纠正。正常情况下，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会在无法做出判断的情况下与操作人员或后方数据库进行沟通，以确定最终结果。

美军启用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杨 扬

“可控”，指人工智能系统探测和避免意外发生的能力。五角大楼认为，可控的人工智能系统应具备足够的抗干扰能力，并在发生意外或其他针对人类的恶行发生时，通过自动或手动方式停止工作。这种能力在设计阶段就要嵌入人工智能系统。比如，一部自动驾驶车辆本不需要方向盘，但设计人员仍会安装方向盘，就是为确保发生意外时乘坐者能够切换为手动驾驶。



伊拉克安全部队搜寻“伊斯兰国”放置的爆炸装置

疫情期间

“伊斯兰国”恐袭不减反增

■王 权

美国“军事时报”网站5月4日报道称，恐怖组织的袭击活动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减少。相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欲借疫情扩散之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

袭击次数增长5倍

伊拉克高级情报官员称：“疫情暴发前，恐怖袭击每周至多一次，如今增长至少5倍，月均约达20次。”美国领导的联合特遣部队发言人迈尔斯·卡金斯也确认，“伊斯兰国”正在加大恐袭力度，以报复联军针对其在伊拉克中北部山区藏身点的打击。

伊拉克情报部门认为，目前该国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达2500人至3000人，“还有约500名恐怖分子和越狱者近期从叙利亚来到伊拉克参与当地恐怖活动”。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发动袭击的战术有所改变，从先前主要针对当地官员展开暗杀，到最近开始放置临时爆炸物、伏击军警等，表明其正逐渐恢复组织、策划和执行能力。

反恐行动出现漏洞

报道称，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安全维护工作和国际反“伊斯兰国”组织合作造成阻碍。当前，参与执剿的伊拉克政府军和安全部队人员数量减少50%，使其只能控制主要道路，村庄和

小城镇成为安全盲点。

在叙利亚，大量警察走上街头执行防疫任务，反恐力量的分散使恐怖分子异常活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言人表示：“有时连执行防疫巡逻任务的警察都会遭到枪击，因为他们大多只携带防疫装备，自卫火力严重不足。”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受疫情影响暂停在伊拉克的训练活动，并准备从尼尼微省、基尔库克省等地的多个基地撤离。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副总理库巴德·塔拉巴尼表示：“这是恐怖分子盼望已久的机会，他们正在组织集结，酝酿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大开杀戒，不久后就会轮到巴格达。”

向民间深入渗透

伊拉克军方官员认为，近来恐怖袭击激增也可能是“伊斯兰国”新任领导人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拉什在展示肌肉，“未来该组织可能发动更多、更复杂的恐怖袭击”。

此外，当前“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趋向本地化发展，不少当地人向恐怖组织通风报信，“他们了解村庄里的各种情况，甚至知道每幢房屋的主人是谁”。一位居民透露，武装人员还能从当地人那里获得食物、住所和交通工具等。伊拉克情报官员认为，这表明“伊斯兰国”正向民间深入渗透，未来反恐工作将更具挑战。